

儒家伦理思想的公共道德教育之维

赵正玉¹, 罗俊²

(1. 南京工程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67;
2. 南京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67)

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公共道德教育资源。儒家伦理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古代传统哲学的主体构成部分,对新时代加强我国公共道德教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以儒家伦理思想为诠释中心,以辩证的、历史的视野与思维把握儒家伦理思想与公共道德教育的辩证意蕴,是当前加强公共道德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中,公共道德教育关怀对象的生态化、以崭新视角提升公共道德教育针对性、公共道德教育追寻个体与社会和谐共生的向度、公共道德教育的道德感化、寓德于乐、寓德于礼发展走向,均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基础而思考形成的儒家伦理思想与公共道德教育的主要契合之处。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公共道德教育;儒家伦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 G417.0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公共道德教育既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性诉求,又体现了时代性特征。

儒家伦理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古代传统哲学的重要构成,其蕴含的传统道德观念与公共道德教育的发展具有共生互构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和思想的组成部分,诠释着人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认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观点把握儒家伦理思想与公共道德教育的契合共生属性是新时代深化公共道德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题中之义。

一、对象转向:公共道德教育关怀对象的生态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

领域均高速发展,进而衍生出生态环境质量式微的不良效应,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同时自然资源也逐渐走向枯竭,人与自然生态之间正走向日益紧张的发展态势,公共道德教育的关怀对象及应然抉择也随之递嬗。

(一)公共道德教育关怀对象的生态化

世界是一个过程,过程由状态组成,状态是居于过程中的状态。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事物,有生必有灭,无灭必无生,旧事物灭亡的同时,就意味着新事物的产生,人类个体与自然生态是互相依存、无法割裂的命运共同体。马克思在其生态文明思想中强调,“人是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总和。”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我们必须正视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永恒性,将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及生态道德作为公共道德教育的重要范畴。习近平强调,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2]。儒家经典著作《大学·中庸》亦曾论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3]意指世间万物、各类物种共同生长而互不干预,发展的道路虽相通但是并不互相冲突,似流水一般潜移默化的是小的德行,而能使万物都淳朴敦厚、和

收稿日期:2023-05-08;修回日期:2023-06-19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探赜:演进理路、逻辑主线及辩证意蕴”(2019SJA2262)

作者简介:赵正玉,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道德教育。

通讯作者:罗俊,硕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

E-mail: j00000003374@njit.edu.cn

引文格式:赵正玉,罗俊.儒家伦理思想的公共道德教育之维[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3):33-37.

谐共进的却是大的德行。儒家伦理思想多认同和谐的基本观念,崇尚“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思想,即推崇顺应人与人、自然及社会的耦合共生。“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思想亦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先秦时期儒家思想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夙愿,亦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十四个坚持”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度契合。儒家伦理思想中把天、地、人统称为“三才”,在此基础上讲究天经、地义、民行。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了促进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发展,创造性地构建了先秦儒家礼乐文化,该文化是以“和为贵”为核心理念,以政治、社会、人格等层面的思想文化综合引导各社会阶层正确处理好与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关系。我们已经清醒地洞视到生态问题对于人类自身的可持续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积极组织开展生态保护“红线”评估,在生态环境“红线”的“告诫”下,当前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已从单一的还原发展为重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世界观。这种认识和改造世界方式的变革,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发展,尤其是对现代公共道德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生态道德教育是公共道德教育生态化转向之应然抉择

伴随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社会各界均意识到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可有效涵养各类教育对象形成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生态道德意识,并进一步形成生态保护的思想,进而将其逐步内化为相应的生态道德文明行为习惯。公共道德教育在“大德育”的范畴内,其侧重点由培养社会公德、思想道德等传统范畴逐步扩展至生态公共道德教育,这一发展趋势是在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内生逻辑及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础之上,呈现出的一种较为合理的演进向度。生态道德教育作为一种崭新的公共道德教育内容,可使教育对象在接受生态伦理教育的过程中,同时受作用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教育,进而更加自觉地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观念。公共道德教育的生态化转向亦能引领公共道德教育的教育关怀主体真正参与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进而有效促进其思想道德水平提升与全面发展。

(三)“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和谐思想与现代公共道德教育的契合性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强调,社会的文明发展水平与其道德事业发展的程度休戚相关。现代社会培养的优秀人才将不再是单一型的专门人才,而逐步走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个体是否具有生态伦理的意识、情感、信念、意志及行为,已成为现代社会衡量个体能否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准之一,缺乏生态道德意识的教育对象将无法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型人才。全面系统的实施生态道德教育是将其逐步转化为具有生态意识的社会人才的“必修课”,生态道德教育的有效开展,既扩展了大德育范畴内公共道德教育的教育场域,又有效填补了传统公共道德教育亟待完善的“德育空场”。生态道德教育旨在让受教育主体在道德实践中既习得正确处理自身与人、社会的和谐关系的能力,亦掌握正确处理自身与自然之间共生关系的能力,其教育的目标旨归也逐步转向培养既能协调处理单一人际关系又能协调处理多种人际关系的复合型人才。由此可知,生态道德教育正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和谐思想与公共道德教育共生性的实现载体。一方面,生态道德教育作为公共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帮助个体树立正确的生态哲学观和价值观,进一步理解和内化儒家伦理思想中“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内在意蕴与价值维度;另一方面,深入洞悉“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内涵能助益个体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生态情感、生态意志,合理养成生态道德行为。

二、精准取向:以崭新视角提升公共道德教育针对性

受认知水平、价值取向、教育程度等要素的综合影响,不同公共道德教育对象即使在同一发展阶段的道德认知水平亦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现代公共道德教育亟待走向精准化的发展趋向。

(一)以尊重认知发展规律为视角的公共道德教育精准化取向

《论语·为政》曾阐释:“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4]46}其内蕴是孔子在十五岁时即明确地制订了学习目标;三十岁时即能遵循目标而学习和发展从而略有建树;四十岁时能够做到明辨是非,不受事物表面现象的迷惑;五十岁时已能透过事物的客观表象分析和掌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六十岁时能够做到无论听到和见到任何事情,其都能冷静思考而不冲动而为;七十岁时已经能够做到明辨是非和道德标准,以是非和道德标准应对各类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主要矛盾规定和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次要矛盾的解决也制约、影响着主要矛盾的解决,主要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前,公共道德教育普遍存在的主要矛盾是精准化问题,该问题主要包含三个维度,其一是公共道德教育目标过于宏观,没有按照道德认知发展规律或差异化的生情实际进行目标设定;其二是公共道德教育内容过于庞杂,公共道德教育标准与教育规范不成体系,与公共道德教育对象的实际成长轨迹“脱轨”;其三是公共道德教育评价标准过于单一,多元化的公共道德教育评价措施及评价手段的效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缺乏公共道德教育评价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以传统研究视角为基础,从契合认知发展规律的崭新视角来解读,可推知公共道德教育也应遵循人类认知发展规律,在各认知发展阶段采用与之对应的公共道德教育内容与方法,以此提升公共道德教育的精准化程度。人类的认知结构发展是一个连续建构的过程,是一场认知发展的赓续,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结构,前一个阶段是后一个阶段的根砥。在道德认知发展各阶段的不同时期,同一个体进行不同阶段所特有的道德活动,因此准确把握主要矛盾,推动公共道德教育的精准化发展是现代公共道德教育发展的应然取向。

(二)公共道德教育精准化取向之多维度价值意蕴

公共道德教育精准化取向的价值维度有三重向度,维度一是现代社会在思想和科技迅猛发展的推动下,正逐渐成为一个全方位急剧变革的崭新时代,在科学技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层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个体在情感表达、核心价值取向、逻辑思维、生活追求、伦理道德等方面也出现了较多维度的变化并呈现出截然迥异的道德特征。维度二是公共道德教育是跟随时代发展不断更新其方法、丰富其内容的教育形式,在科技高速发展,网络多

媒体快速兴起,各类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和各类思潮不断涌现的社会背景下,传统意义上的公共道德教育已无法适应现代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多样化要求。科技伦理道德、生命伦理道德、网络伦理道德、生态伦理道德等崭新道德形态层出不穷,人们需要不断学习和更新原有伦理道德观念,这亦需要更加精准地学习和传承伦理道德观念与知识。维度三是对于传统观念中被认为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和恒久价值的伦理道德而言,它也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断被赋予崭新的内涵和使命,也将有其更新的适用对象与适用范围,由此而论,现代公共道德教育的精准化发展具有较高的价值意蕴。

三、和谐发展:公共道德教育追寻个体与社会和谐共生的向度

个人是社会中的个人,个人不可能离开社会独立存在,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总是离不开社会提供的种种条件和环境的制约,人的全面进步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的和谐共生是公共道德教育的发展向度。

(一)个体与社会相互联系和谐共生的发展向度

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的群己关系是指群己关系的辩证维度,群己关系这一概念探讨的核心话题是群体、群众、集体和个体、个人、自我的相互关系问题。群己关系的和谐是从另一个层面阐述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其本质的机理是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和共同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可从两个层面进行阐释,其一是人类个体通过自身坚持不懈地努力更好地服务社会的进步,其二是国家与社会也应为人类个体的全面发展和奋斗提供多角度、多范围、多场域的发展空间。“群己合一”的观念是儒家伦理思想中较为主流的观点,其核心要义是期望人类个体能在自身的提升过程中关注自身与国家和社会的和谐统一,儒家伦理思想中关于群己观念的核心观点是以培养人类高尚的人格品质为目标,力求促进个体与个体之间和谐关系的长足发展,从而建立一个“天下有道”、稳定和谐且有序的理想社会。

(二)以制度规范保障人与自然及社会和谐共生有序发展

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友好相处需要通过法律规

范和道德规范加以制约,而从本质上进行剖析可知,个人与自然及社会的良性发展亦离不开健全的法律体系,如果个人行为都遵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在人与社会的发展中即使出现不可调和之处,也可以以法律为有效途径进行处理,从法治的角度保障了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公共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相辅相成,在公共道德教育的范畴内,可有效涵养个人的道德意识,在个人与社会的发展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需要在道德意识的提升中逐步走向和谐共生。从人类共生对象的视角观测,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可从三个维度进行阐释,维度一是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维度二是人与人的和谐交往,维度三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共生是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的核心关键点,这是由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人类两个基本属性,两者均不可偏废。人类不仅是独立的自我,也不可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两者相互依存。

四、礼乐教化:公共道德教育的道德感化、寓教于乐、寓教于礼发展走向

在公共道德教育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及礼仪文明的传承是加快推进其进程的重要抓手,也将作为公共道德教育、意识形态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 以形式促进内容的发展——礼乐教化是公共道德涵养之重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容和形式是相统一的,内容和形式是相互作用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或者说服务于内容。因为当形式适合内容时就促进内容发展,公共道德教育的形式发挥将作用于公共道德教育的内容发展,将公共道德教育逐步发展为寓教于乐、寓教于礼的形式,必将促进现代公共道德教育的发展。《礼记·乐记》如此阐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远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5]《礼记》的作者已深刻领悟到,礼之本质是一种具有规

范性的思想意识形态,它要求人们的言行举止端庄且中正,不冒失不过度夸大。礼与乐是两个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的方面,礼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思想意识形态,如果没有乐的成分就易于形成程序化的刻板化的教育形式。情感的礼乐教化是对个体进行道德培养的重要形式和途径,刻板化的认知训练并非最为合理的培养途径,这也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存在的较大差异。乐与礼相辅相成,其内在是作为陶冶情感一种有效途径。

(二) 公共道德教育亦需要遵循个体情感体验

儒家伦理思想中所崇尚的以和为贵,其本质是天人合一视角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一种人与自然的高尚情感,亦可称之为“和乐”。此种“和乐”多见于内心宁静、初心本善、朴实敦厚之人,此类人格之人无论形成各种形式的“和乐”都能让外界深刻感悟到其内在的平和与善良,此类“和乐”可使人类在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自觉践行道德规范。以此层面而论,礼乐文化有内外之分,在公共道德教育过程中承担道德感化、寓教于乐、寓教于礼的不同职责,正如孔子所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45]当前,公共道德教育亦需要遵循人类情感体验的特征,善于进行道德感化、寓教于乐、寓教于礼。首先,现代公共道德教育理念积极倡导“以人为本”的观念,将个体的成长成才以及发展规律放在首位。把教育对象作为所有教育开展的原始起点,以道德感化为主要途径,这与先秦儒家的“和乐”相契合,两者耦合共生,均将学校教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旨归为个体的全面、综合、科学、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公共道德教育的他育主体和自育主体应有正确的教育意识,在道德感化及寓教于乐的过程中,应遵循公共道德教育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寻求教育对象喜闻乐见且生动活泼的体验式公共道德教育形式。重视将公共道德教育融入体验和实践活动,其本质是需要将传统的教育方式转变为教育对象的自主学习意愿的增强,变被动接受为主动体验和内化。最后,“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6],礼仪作为一种途径将个体的道德水平、道德修养、道德行为进行展现。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在公共道德教育对象中扎实开展仪式教育、礼仪教育,将有效增进个体公共道德教育的感染性与生动性。礼仪文明教育的进一步推进,既是公共道德教育管理工作进一步优化的有效助力,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进一步开展的有效途径,礼仪教育在培养教育对象的包容、守信、宽容、谦卑等方面均起到有益作用。

五、结语

唯物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最全面、最丰富、最深刻的发展学说,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辩证法为具体视野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儒家伦理思想与现代公共道德教育的契合性,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符合现代公共道德教育对象的伦理道德体系与道德规范均具有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8.
- [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60.
- [3] 曾参. 大学·中庸[M]. 王国轩,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2:129.
- [4]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 何晏,注,邢昺,疏. 北京:中华书局,2021.
- [5] 十三经注疏·礼记注疏[M].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 北京:中华书局,2021:1865-1866.
- [6] 荀子[M]. 安小兰,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2:20-21.

The Dimension of Public Moral Education in Confucian Ethical Thought

ZHAO Zhengyu¹, LUO Jun²

-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1167,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1167, China)

Abstract: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arbors rich resources for public moral education, which holds important guiding value for enhancing public moral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nfucian ethical thought is the main component of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ncient traditional philosophy. Centering on Confucian ethical thought and understanding the dialectical implications of Confucian ethical thought and public moral education through a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lens is pertinent for fortifying public moral education currently. Among them, the ecological focus and precise orientation of public moral education, striving for social harmony and coexistence, along with the avenues of moral probation, integrating morality with enjoyment and observance of rituals in education, represent the primary convergences between Confucian ethical thought and public moral education, underpinned by Marxist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Key words: Marxism; Materialist Dialectics; Public Moral Education; Confucian Ethical Thought